

SHADOW OF THE HEGEMON

安德的游戏 霸主的影子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东陆生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安德的游戏 霸主的影子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著

东陆生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安德的游戏. 霸主的影子 / (美) 卡德著 ; 东陆生译.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1

(科幻文学馆)

ISBN 978-7-5306-6890-0

I. ①安… II. ①卡… ②东… III. ①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8043 号

SHADOW OF THE HEGEMON by ORSON SCOTT CARD

Copyright © 2000 by ORSON SCOTT CAR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AIHUA LITERATURE&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2-2012-158 号

选题策划:成 全

版式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成 全 郑 爽

封面设计:王 烨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49 千字 插页: 2 页

印张: 11.75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幕 志愿者 001

佩特拉 003

豆子 017

瓶中信 027

监护 041

野心 053

第二幕 联手 067

密匙 069

公之于众 093

面包车 105

牵线逝者 131

兄弟连 163

第三幕 军演 187

曼谷	189
旁堡	203
前车之鉴	219
海得拉巴	249
谋杀	281

第四幕 决策 299

叛逆	301
桥	313
非暴力不合作	329
救援	343
霸主	357

第一幕 志愿者



佩特拉

收件人:Chamrajnagar@sacredriver@ifcom.gov

发件人:Locke%espinoza@polnet.gov

主题:您该千方百计地护犊子

亲爱的切瑞纳格舰队司令:

我通过您的同僚得到了您的ID名,他人前人后地拍您马屁,您该知道我说的那个他是谁了。我了解您现在已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而您更喜欢遨游太空,不为地球上的钩心斗角所绊。毕竟,在联盟战争的确烟中,您和您的战友以排山倒海般的攻势粉碎了国家主义者的反扑,至少所有的报道都是如此粉饰的。当然,IF(联合舰队)能够保持中立至今也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一件事。

但是好像没有人了解地球上的和平仅仅是昙花一现。那个曾经拥有过沙皇的国家其沙文主义长期累积,它是头号公敌。其他的国家也对邻国虎视眈眈。军事巨头的权威在涣散,霸权组织在失去威慑力,地球正危险地处于战争疑云的层层笼罩之中。

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什么最昂贵?是那些曾经在战斗学校、战术学校和指挥学校学习过的孩子们,这昂贵的估价是不分国界的。虽然那些训练有素的孩子们在未来的战争中会很自然地各为其主,但还是有一些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们肯定会认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更优秀的指挥官从而使他们在对抗中落于下风。所以他们也会竭尽所能地网罗人才长自己士气灭他

人威风。总而言之,孩子们存在被绑架或被谋杀的严重危险!

我知道您对地球上的事物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是那是在IF鉴定并训练这些孩子时的事情,那时他们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无论这些孩子发生了什么,最终还是由IF负责。即使您马上发布命令警告那些国家或者组织,任何试图伤害或者干扰这些孩子的行为都将立刻面对严厉的军事制裁,把这些孩子全部纳入IF的保护下也仍然是长期的任务。从现实地球上发生的冲突事件来看,大多数国家会赞许这样的举动。无论它有什么价值,您在公众舆论中的行为都将得到我的双手赞成。

我希望您能立刻行动起来,时不我待。

致上敬意

洛克

当佩特拉·阿卡尼亚回到她的祖国亚美尼亚^①时,一切看上去恍如隔世。山丘依然美丽如初,童年时候的记忆弹指一挥间。直到她到了家乡马利克城,她才开始依稀觉出身边的亲切。

当佩特拉在电视里出现时,她的父母一眼就把她认出来了。

战争结束后,控制生育政策开始松动,她的母亲正在家里照顾她十一岁的弟弟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的父亲去接她。现在她的父亲带着佩特拉坐着廉价的小汽车上了狭窄悠长的街道,父亲略感歉意地说:“走南闯北,佩特拉,这样破败的街景对你已经不算什么了吧?”

“爸爸,他们很少让我们看到关于地球的东西,战斗学校根本没有窗户。”

“我的意思是,你见识广了,看过空间站,去过首都,遇到过大人

① 亚美尼亚是位于高加索山区的国家,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接壤。

物和进过老房子……”

“我根本不失望,爸爸。”她用真实的谎言来让他安心。好像她的父亲已经把家乡印象作为礼物送给她了,但是不敢肯定她是不是喜欢。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她肯定不喜欢战斗学校,但是她已经习惯那里,她忍受下来了。她怎么会讨厌地球上的家呢?这里有广阔的天空,人们自由自在,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但她还是有所失望的。因为她所有关于马利克城的记忆都是五岁时的事情了,那时的她仰望着高耸的建筑,庞然大物般的交通工具以可怕的速度穿过宽阔的街道。但是现在的她已长大成人,她的身材高挑美丽,汽车比儿时看上去小了,街道也似乎窄了,至于建筑物——都是抗震设计,旧的建筑就不是那样了——都很低矮。它们并不丑陋——它们都很优雅迷人,混合了各种的风格,奥斯曼风格、俄罗斯风格、西班牙风格、里维埃拉^①风格,最不可思议的是东瀛风格——看到它们居然能够在色彩上取得和谐真是个奇迹。由于街道很窄,它们的高度都非常统一,真是相得益彰。

上述这些她都有感性的认识,因为她在艾洛斯^②上课时读过这些东西,那是当她和别的孩子不参与战斗的时候。她在网上也浏览过这些照片。但是她仍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里,她离开的时候只有五岁,但是现在,她回来了,十四岁大了。

“什么?”她问。她父亲刚才喋喋不休,但她并没有在意。

“我问你在回家之前是不是想停下来买一点糖果,我们以前常常这样的。”

糖果。她哪能忘记糖果这个词呢?

① 里维埃拉,地中海沿岸区域,包括意大利的波嫩泰、勒万特和法国的蓝岸地区。

② 前作中和虫族打仗的前沿战线。

学校同期的亚美尼亚人都要长她三岁，他们很快毕业转到战术学校了，她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她从地面学校转到战斗学校的时候是七岁，他们十岁，离开了却没有指挥过任何军队。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少小离家的小不点说亚美尼亚语呢？结果她离开了九年，一句亚美尼亚语也没有说过。亚美尼亚语是她在五岁时说过的语言，现在听不太懂也难于开口。

她不方便告诉父亲，如果他能用 IF 通用的英语对她说话，她会更容易听懂。父亲略懂英语，当然了——当她还很小的时候，她和母亲曾经在家里讲一点英语，这样她到了战斗学校就不会因为语言问题而被困扰。事实上，当她这样想的时候，这已经成为她自己的一个问题了。爸爸曾经用亚美尼亚语说过多少次“糖果”这个词呢？当他带着她出去散步经过城镇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买糖果，他要她用英语来要，用英语读出所有的名称。这其实很荒谬，真的——她为什么要知道呢？在战斗学校中，知道亚美尼亚的糖果的英文名称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刚才在笑什么？”

“爸爸，我在太空的时候，好像已经忘记了糖果的味道。可能只是为了找回过去的记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有时间再带我到镇上散步。对我来说，你没有上次散步时那么高大了。”

“是的，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也不像原来那么小巧了，”他也笑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宝贵时光都被剥夺了，缺少了那么多宝贵的记忆留存。”

“是的，”佩特拉说，“但是我是在需要我的岗位上服役。”

我是在需要我的岗位上服役？我是吗？我是第一个崩溃的人！在那个该死的测试出状况之前，我通过了其余所有测试。就是在那里，我首先崩溃掉了。安德信任我，他说他最依赖我，结果对我的督促太过苛刻了，但是他严格要求我们所有的人，而且也是在仰赖我们所有

的人,而我是那个崩溃掉的!

没有人说起过那一点,也许在地球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那一点,但是其他的战友都知道。直到她在战斗中入睡的那一刻之前,她都是最棒的人之一。从此以后,虽然她没有再度崩溃,但安德已经不再信任她了。其他的人盯着她,如果她突然中断了对她的舰艇的指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接手。她很确信他们中的一个已经被指定这项使命了,但是她从来没问过是谁。丁? 豆子^①? 也许是豆子,是的——不管安德是不是指定他去做,她知道豆子会看着她的。她不再可靠,他们不再信任她,她甚至也不信任她自己了。

但是她会守着这个秘密,不对她的家人说,就像她在与总理以及新闻媒体访谈,或者是与亚美尼亚军方人士以及与在校学生谈话时维护秘密一样,那些人都是被组织来与虫族战争中伟大的亚美尼亚英雄会面的。亚美尼亚需要一个英雄,她则是在这场战争中涌现的唯一候选人。他们给她看,那些在线教科书已经把她列为历史上亚美尼亚十大杰出人士之一了,还有她的照片、她的传记、别人对她的评价,格拉夫上校的、安德森少校的、马泽·雷汉的。

还有安德·维京的:“佩特拉是头一个舍己维护我的人。佩特拉锻炼着我。我军功章的一半都归功于她。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中,她是最仰赖的指挥官。”

安德不会知道那些词汇会造成怎样的伤害。无疑地,他是在强调他对她的仰赖以安她的心。但是因为她知道实际的情况,他的话听上去就像是对她的怜悯。它们听上去像善意的谎言。

现在,她回家了。地球上没有别的地方比这里更让她觉得格格不入了,因为她在这里应该有回家的感觉,但是她又找不到这种感觉,

① 豆子又名比恩,是系列小说中的主角之一。由于“比恩(Been)”在英语中的实际意思为“豆子”,且其身材矮小,因此取名“豆子”。

因为这里没有人认识她。他们知道有一个很聪明的小姑娘，她向爱她的众人含泪告别，并在勇敢的鼓励中被送走。他们认识的是一个所有的话语和动作都被胜利的光环包裹着的英雄。但是他们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女孩在过度的疲劳下崩溃了，就在一场战斗的中间，她……入睡了。当她带领的舰艇覆灭的时候，当真的有人阵亡的时候，她睡着了，因为她的身体不能继续保持清醒了。那个少女宁可从所有人的关注中消失不见。

她丧失了自信，不再逞强，不再试图去观察围绕着她的小伙子们的一举一动，不再评估他们的能力、猜测他们的意图，以决定该如何得到他们的优势，拒绝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低头。在这里，她应该重新被定义为一个孩子——一个大点的，但是仍然是个孩子，一个被护着的孩子。

在九年的高度警惕之后，她的苟且偷生应该给他人带来宁静了吧！不是吗？

“你的母亲本想来的，但是她害怕来接你。”他把这当作玩笑地嗤笑着，“你明白这是为什么吗？”

“不太明白。”佩特拉说。

“她不是害怕你，”父亲说，“她永远不会害怕她的亲生女儿的。但是她怕政客，怕那些群众。她是个下厨房的家庭主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明白了吗？”

她毫不费力地理解了他说的亚美尼亚语，他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他用最简意赅的语言叙述着这些，每个单词都稍微顿开一点，这样是为了她不会误解交谈的内容。她对他的行为很感激，但是也很困窘，因为明摆着需要这样的帮助。

她不能理解的是，对人群的恐惧会让一个母亲放弃与她分别了九年的女儿相见。

佩特拉知道，她母亲害怕的不是人群或者照相机，她还是害怕佩特拉本身。她永远不是母亲印象里的那个五岁小姑娘了，她的童年是由 IF 照顾的，她的母亲从来没有和她一起做过功课，或者教她如何烹饪。不，等等，她也曾经和她的母亲一起烘焙派的，她还帮忙卷过生面团。除此以外，回想起来，她的母亲真的没让她上手过什么事。对佩特拉来说，她自己就像一个可口的被烘焙的甜点。她的母亲曾经很信赖她。

那让她想起安德在最后的时候对待她的方式就像是在宠溺一个孩子，假装像以前一样信任她，但是实际上一直自己掌控着局面。

想起安德，佩特拉开始无法忍受，她望向小车的窗外：“现在是在城里我过去常常嬉戏的地方吗？”

“哦，现在还不是，”父亲说，“但也已近在咫尺了。马利克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城镇。”

“对我来说全都是新鲜的。”佩特拉说。

“实际不是的。它亘古不变的只有建筑结构。全世界都有亚美尼亚人，但是那是因为他们外出挣钱谋生。亚美尼亚人生来就是恋家的。山峰就是母亲的子宫，我们蜗居在那不愿意出生。”他为他说的笑话自嘲起来。

他总是像那样哧哧地笑吗？佩特拉觉得他的冷笑话是在缓解紧张气氛。看来母亲不是唯一害怕她的人。

最后小车到家了，直到这里她才辨认出她身在何地。同她记忆中相比，这里矮小破落，有些年她从不想回到这里。从她十岁的时候，马利克就不再进入她的梦乡了。但是现在，又回到家了，一切都回到她身边了，那些在地面学校夜以继日流下的泪水，当她离开地面前往战斗学校中再次迸发出的泪水，都嵌回到了她的眼中。这就是她长久以来渴望的，最后她再次回来了，她找回了它……她也知道她不再需要

它了，不再真的想要它了。汽车中她身边这位精神紧张的男子不再是当年骄傲地带着她走过马利克街道的高大天神了，在房子里面等待的女人也不再是拿出热腾腾的食物，在她生病的时候把冰凉的手放在她头上的女神了。

但是她别无去。

当佩特拉从车窗中出现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站在窗口。父亲用自己的手掌做了个扫描以接受车费账单。佩特拉向母亲挥了挥手，一个羞涩的微笑很快就变成了露齿的笑容。她的母亲也向她微笑并挥手作答。佩特拉拉起父亲的手，和他一起走向老宅。

在他们走近的时候，门开了。那是斯蒂芬，她的弟弟。她无法从她的记忆中找回他的模样，在她的记忆里，他还是一个两岁大的婴儿，肥得身上有很多皱褶。而且他，当然，根本不认得她。他看待她的方式就和那些学校组织去面见她的孩子们一样，他们颤抖地会见一个名人，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她也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是她的兄弟，所以她拥抱了他，他也拥抱她作为回应。“你真的是佩特拉啊！”他说。

“你真的是斯蒂芬啊！”她对仗着说道。然后她向她的母亲求助。她仍然站在窗前，向外面看。

“妈妈！”

女人蓦然回首，泪流满面。“我见到你太高兴了，佩特拉。”她说。但是母亲仍对她保持距离，碰都不碰她。

“你还在寻找那个九年前离开的小女孩？”佩特拉说。

母亲突然号啕大哭，现在她伸出了双臂，佩特拉大步走过去，包裹在她的拥抱中。“你现在是个女人了，”母亲说，“我不了解你，但是我爱你！”

“我也爱你啊，妈妈！”佩特拉说。她高兴地看到这段真情的流露。

他们四口人大概共处了一个小时——当小宝宝醒了就是五口人

了。佩特拉对他们的问题躲躲闪闪——“哦，关于我的所有的事迹都被报纸和广播公之于众了。我更想知道你们的事情。”——然后她知道了她的父亲还在编写教科书并且指导翻译，她的母亲还在照顾邻居，当有人生病的时候给送吃的，当邻家的父母出差时帮他们带孩子，给闯进自家院落的孩子提供玩的。“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和我吃午饭，孤孤单单的只有我们两个，”斯蒂芬开玩笑地说，“我们无言以对，因为最后剩下了那么多的食物。”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就这样了，”佩特拉说，“我为邻家的孩子都非常爱我的妈妈而骄傲，但我又嫉妒她爱他们的方式！”

“我爱你们比爱他们多得多，”母亲说，“但是我确实喜欢孩子，我承认，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每个都是珍宝，我欢迎他们每个人来我的家里。”

“哦，我知道有几个你不爱的。”佩特拉说。

“也许吧。”母亲说。她不想争论，但是明摆着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孩子。

宝宝吵闹起来，母亲拉高了衬衫把宝宝塞到里面，贴到她胸脯上去。

“我在要吃奶的时候也这么吵闹吗？”佩特拉问。

“不是的。”母亲说。

“哦，我说实话吧。”父亲说，“你把邻居都吵醒了。”

“那我是个饕餮怪物了。”

“不，只是个野蛮人，”父亲说，“不懂用餐礼仪。”

佩特拉决定问一个大胆而且敏感的问题。“这个孩子是在控制生育法制定后一个月出生的？”

她的父母面面相觑，母亲面露幸福，父亲有一点猥琐。“是的，好吧，我们想念你，我们希望再要个小女孩。”

“你会因此丢掉饭碗的。”佩特拉说。

“不是现在。”父亲说。

“亚美尼亚的官员在执行那种法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后知后觉。”母亲说。

“但是最终，你们会丧失一切的。”

“不，”母亲说，“当你离开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全部的一半，孩子是我们的一切。其余的……什么都不是。”

斯蒂芬笑了：“当我肚饿的时候，好吃的是我的一切。”

“你总是饥肠辘辘的。”父亲说。

“好吃的大过天！”斯蒂芬说。

他们笑了，但是佩特拉明白斯蒂芬对于这个孩子出生所代表的特殊意义毫无知觉。“我们赢了战斗，这总是好事。”

“比失败好。”斯蒂芬说。

“有个宝宝和遵守法律一样好。”母亲说。

“但是你生的不是小女孩。”

“是的，”父亲说，“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大卫。”

“毕竟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一个小女孩了，”母亲说，“你回来了，我们有你了。”

不是真的，佩特拉想。而且不会很久了。四年，也许不到，我就会去上大学了，而且因为他们将会知道我不再是他们爱着的那个小女孩了，而当他们认识到我曾经是个杀人如麻、满手血腥的退伍军人的时候，他们就更不会想念我了。

一个小时以后，邻居、表亲、父亲工作上的朋友开始一一造访，直到午夜过后很久，父亲不得不宣布明天不是法定假日，他还需要好好休息应付工作。然后又用了一个小时把所有的人赶出屋子，佩特拉想要的不过是蜷缩在一张床上躲开芸芸众生的一个星期。